

中国近代小说名著

官场现形记

清·李伯元著

上海书店出版



清●李伯元著

官场现形记

上海书店出版



责任编辑 尚书
封面设计 谷夫

中国近代小说名著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 著

本社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2.5 字数: 760千字
印数: 001—5000

ISBN 7-80569-673-X/I·175

定价: 45.00元

著者简介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以字行，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二春居士等。江苏武进人。出身官僚家庭，厌弃仕途，为诸生时仅赴院试一次，即绝意科场；其族父为他捐纳功名，不赴。后被荐应经济特科，亦拒不应征。擅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参与《指南报》编务，翌年自办《游戏报》，后又创《世界繁华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商务印书馆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1901年至1906年期间创作鼎盛：长篇小说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及《海天鸿雪记》5部；戏曲有《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3部及《南亭笔记》16卷、《南亭四话》10卷。

本篇据崇本堂宣统二年(1910)本，增注者为欧阳矩元。

原书五编六十卷，十二卷为一编，现将原“卷×”者，统一改作“第×回”。

— 编 者

序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农工商分为四民，各事其事，各业其业。上无所扰，亦下无所争。其后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

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定以十算，乃得为吏。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归罪孝成，无逃天地。夫赈饥出粟，犹是游侠之风；助边输财，不遗忠爱之末。乃至行博奕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

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馑，旱干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朝廷颁汰淘之法，定澄叙之方，天子寄其耳目于督抚，督抚寄其耳目于司道。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乌乎可？

且昔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材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稟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袁随园之言曰：“当其杂坐戏谑、欠伸假寐之时，即乡城老幼毁肢折体而待诉之时也。当其修垣轍、治供具之时，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权之时也。”怵目惕心，无过于此。而所谓官者，方鸣其得意，视为荣宠。其为民作父母耶？抑为督抚作奴耶？试取问之，当亦哑然失笑矣。不宁惟是，田野不辟，讼狱不理，则置诸不问。应酬或缺，孝敬或少，则与之为难。大府以此责下吏，下吏以此待大府。《论语》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易》曰：“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执是言也。官之所以为官者，殆可想象得之。

暴秦之立法也，并禁腹诽。有宋之覆国也，以废清议。若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以其位之高，以其名之贵，以其权之大，以其威之重。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明达之士，岂故为寒蝉仗马哉？慑之于心，故慎之于口耳。其意若曰：“是固可以贾祸者。我既不系社稷之轻重，亦无关朝廷之安危。官虽苛暴，而无与我之身家；官虽贪婪，而无与我之资产。则亦听之而已矣，又何必拂其心而撄其怒乎？”

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狼狈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下之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般乐饮酒，则视为故常。观其外，偭规而错矩；观其内，逾闲而荡检。种种荒谬，种种乖戾，虽罄纸墨，不能书也。得失重，则妒忌之心生；倾轧甚，则睚眦之怨起。古之人以讲学而分门户，以固位而立党援，比比然也。而官则或因调换而龃龉，或因委署而崎岖，所谓投骨于地，犬必争之者是

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设深心以陷之，攻击过于勇夫，蹈袭逾于强敌，宜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矣。而终不免于报复者。子舆氏曰：“杀人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兄者，人亦杀其兄。”《战国策》曰：“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在其后。”即此类也。天下可恶者莫若盗贼，然盗贼处暂而官处常。天下可恨者莫若仇雠，然仇雠在明而官在暗。吾不知设官分职之始，亦尝计及乎此耶？抑官之性有异于人之性，故有以致于此耶？国衰而官强，国贫而官富。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而官之所以为人诟病，为人轻亵者，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欲提其耳，则彼方如巢许之掩之而走；欲唾其面，则彼又如师德之使其自干。因喟然叹曰：“昔严介溪敬礼能作古文之人，人或讶之。介溪愀然曰：‘我辈他日定评，在其笔下。’是知古今来大奸大恶，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惟窃窃焉以身后为忧。是何故哉？盖犹未忘耻之一字也。佛家之论因果，曰过去，曰未来，曰现在。过去之耻，固若存而若亡；未来之耻，亦可有而可无。而现在之耻，则未有不思浣濯之以涤其污、弥缝之以泯其迹者。且夫训教者，父兄之任也；规箴者，朋友之道也；讽谏者，臣子之义也；献进者，蒙瞽之分也。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穷年累月，殚精竭神，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立体仿诸稗野，则无钩章棘句之嫌；纪事出以方言，则无诘屈聱牙之苦。开卷一过，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于犀者，无不毕备。曹孟德得陈琳檄而愈头风，杜子美对张良传而浮大白。读是编者，知必有同情

者已。

光緒癸卯中秋后五日，茂苑惜秋生。

目 录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勗后进	(1)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2)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27)
第四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41)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53)
第六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68)
第七回	式宴嘉宾中丞演礼 采办机器司马滥交	(83)
第八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投无路	(98)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113)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27)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142)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59)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74)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92)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210)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228)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45)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64)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84)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301)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羸当场出丑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316)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勘孝子	(334)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嫌优差	(344)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67)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80)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403)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417)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432)
第二十九回	俊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451)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469)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91)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510)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529)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550)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珰发妙谑	(570)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587)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608)
第三十八回	了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622)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638)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诩多才	(652)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670)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683)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	(697)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713)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732)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751)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768)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781)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800)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819)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841)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862)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880)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898)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衙条州判苦求情	(913)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935)

-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959)
-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975)
-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994)
-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1009)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勖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读书是做官的根本。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白户出公卿，乡下人进了一名秀士，比城市间中了一名进士还要体面。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势利中于人心。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暮年发科，也只好苦守青毡罢了。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师以此教，弟子以此习，民智之不开，皆由于此。把这几个东家欢喜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倚馆为生者，最怕失馆。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的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名新。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

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既联馆又加修，门馆先生总算运通。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拥簇着向西而去。乡人见所未见。仔细一打听，却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增光门楣。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放在肚里。亏他放得下去。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到：“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喜报入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箍嘴弄舌，开宗明义，先描摹田舍翁欣羡科举之荣贵，为入仕途之始基，是一部之大关键。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他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田舍翁最要攀高亲。所以这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活画出一个趋炎附势人，穷形尽相。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

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凡大人先生之号为知言者，不过谈言微中耳。而一入野老之口，偏若其言如响，于是无识者流遂真以为有知人之鑒矣。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一若真有相人术者。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且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内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着魔至此，想子孙必有发迹者矣。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明太祖以科第笼络天下之人材，原欲人家争羡。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地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势利之中，于人心竟至痰迷心窍，真正可怜又可笑。忙叫老三：“快把你爹爹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你自己儿子不争气，只怕磕破头皮也不中用。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